

中傳遞。做一個翻譯。老人家知道他們害羞。也打算給他們早日完姻。可是金錢不能接濟。祇好陸續的措備。

這一天，洪福回去很早。到店又很遲。原來蘭兒病了。究竟是什麼病。不但蘭兒自己不知道。連家裏的人，也都不明白。打頭只喫不下飯。腹中覺得微痛。洪福連忙給他請醫生看了。服了幾帖藥。全不濟事。四個月後。喫飯便要嘔。心下飽滿。祇喝些米湯。懶洋洋的彈動不得。走路也覺的力乏。這時。蘭兒自己還不大着急。惟有他婆婆起了絕大的恐慌。原來蘭兒面龐雖瘦削了許多。腹部却成了反比例。已經隆隆突起了。

靜悄悄的。一間屋子。木桌上放着一盞洋燈。靠牆是一張織紗帶的木機。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雙眉緊蹙。兩眼呆望着燈光。一動也不動。對面坐了一個男子。約摸五十多歲光景。一手托着頭。像有什麼重大的心思解決不下。他們一種猜疑惶怖的情景。就在這默默無言中完全表現出來。過了一會。婦人微微嘆口氣。低聲問道。究竟王先生說些什麼。男子看了婦人一眼。道。他們做醫生的。那有看不透的道理。當面不過說這病生的奇怪。一時摸不着道路。吃下藥再說罷。真個他拿不定是什麼原因。爲甚又在洪福的老販前面說這話呢。男子說完了。接着鼻孔裏哼了一聲。長而且緩。底下的話不說了。

蘭兒這孩子不至於罷。成日價不出門。見了人。總不多說一句話。那會……男子不等他說完。冷笑一聲道。女大十八變。就算他無此心。也許受了人家的牽引。近來找見他和隔壁巧鈴親熱得……你別閉着眼說瞎話。巧鈴這女孩子。不過有時輕浮些。一定說他有什麼壞事。誰也不相信。再說蘭兒也不過和他說說笑笑罷了。難道竟被他傾壞不成。婦人說到這兒。陡然住了口。側耳聽一聽。微微有呻吟之聲。打下首一間房裏送出。婦人立刻高聲喊了一聲蘭兒。却又聽不見聲息。即便起身來到房門口。探頭望了一望。仍復坐下。低低的說道。我看這事怕是洪福幹的

罷。他倆雖不說話。那舉好的情形都可看出。說不定。暗地裏。兩下……。男子點點頭。看着婦人不語。這時房裏起了「陣咳嗽」的聲音。把他們話線打斷。嬌人探頭望時。蘭兒已經一骨碌坐起。兩眼釘準了他婆的臉上。一語不發。就在這一夜。蘭兒整聲哭到天亮。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洪福這一晚由家到店。也大改常態。坐立不安的通夜不曾合眼。他老販也覺的他奇怪。却又不好問他。

姓王的醫生又來了。低着頭。側着身子。細細接了回脉。大致問了蘭兒幾句話。笑了一笑道。不打緊。這不算病。過幾個月自然會好。這帖藥吃不吃。不關什麼事。說罷。走了。兩位老人家聽了這話。心中有數。可是蘭兒急壞了。一面哭着。一面破口罵那醫生。這一天。氣的不能起床。索性連米湯也不喝了。這天晚間。洪福也沒回來。聽說也病了。把老夫婦兩人慌的像熱鍋上螞蟥一般。不知怎樣才好。

洪福究竟什麼病呢。就是那一夜的失眠。給他精神上絕大的苦痛。原來他那天到家。他母親把他喚到靜僻所在。把蘭兒的病原。醫生的診斷。完全說給他聽了。並他們自己疑想的話。也都說出。究竟是不是你。立逼着洪福說個分明。洪福這一聽。立時周身失了知覺。一口氣頂住咽喉。半字也吐不出口。險些兒把眼淚急出。只得低下頭。一口氣奔回店裏。坐在自己睡的床上發愣。心想他這麼一個人。會做出這無恥的事嗎。看他平日對我也並無嫌惡的表示。他竟忍背了我結識外人嗎。這人又是誰呢。想到這裏。伸手拿起一面鏡子。自己照一照臉。他覺得自己的面孔上。已蒙了很厚的一層恥辱。又想到老板已知道這回事。明兒更難見面。再說那醫生原是跑千家門的。說不定無意中漏出些風聲。益發教我無地遮埋了。想到這一層。禁不住心中一陣難受。那泡熱淚。泉湧般奪眶而出。忽的蹶起身來。自語道。他既這樣無恥。索性回去辱罵一頓。好教他自己羞憤而死。也出出這口惡氣。這時。他臉上已經火熱般漲着氣。在他那床前一角之地。踱來踱去。

(未完)

(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余家先印上卷每月後出書內有鐫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二元凡愛閱本報者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爲限(自登報日起)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爲之江孫綺芬著內分小說詩文等九類(序文)有許指嚴陳傑仙包天笑王西神吳東園(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雙熱趙眠雲姚錦維程隱虛柳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崖守拙王葦農許慰庭胡懷琛黃書人諸公(題字)有徐枕亞周瘦鵬趙吉狂那桐楊瑞丹蒼生純快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小說日報

大石
蘭園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類推期滿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者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
本校給用納費如開學日後四天為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理財處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會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 三月一號
住址 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爲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亘古未聞現經各界組織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設於杭州中國銀行聖給收據登報鳴謝臨穎仰盼諸惟公鑒會長盧水祥祚載陽理事長王錦棠副理事長金百順僉同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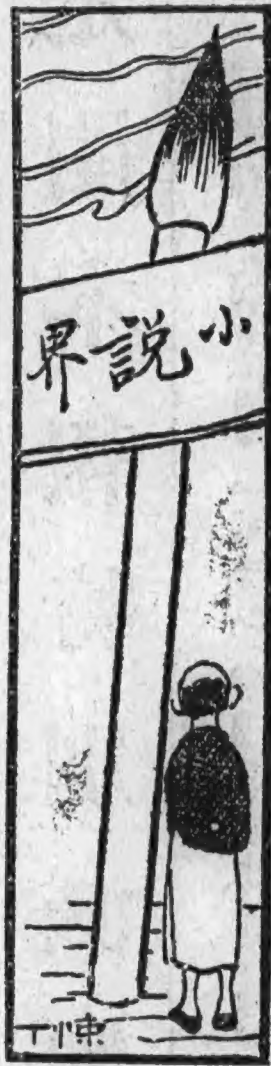
災衆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聖給收據登報鳴謝臨穎仰盼諸惟公鑒會長盧水祥祚載陽理事長王錦棠副理事長金百順僉同啓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第一期愛情徵文題目早已發表現查各處來稿每多誤會且佳卷亦不多觀只得暫緩成立將所定地位改登上海十年目觀之佳現象一面仍乞海內同文速行查閱本部徵文條例從速賜稿是幸茲將第一期各欄徵文題目重行披露於后

- (一)小說欄由本報總編輯許廣父氏值課題爲「戀愛真諦」
- (二)諧林欄請諸大家徐天嘯氏值課題爲「情海游記」
- (三)文藝欄請文學大家徐天嘯氏值課題爲「情之界說」



小說話

小說之批評論 (一)

厚父

余自幼喜讀小說家言。八歲閱三國演義。瑯琊能誦。九歲閱紅樓夢。學學忘倦。然但記其事。未會其文。及年事漸長。而小說之程度。亦隨而進步。其始心甚急。每開卷。恨不速窮其究竟。見書中有評註。阻礙目光。則大恨。以爲廢我閱書時間甚衆也。既而吾父詔曰。小說亦文學之一。子喜讀小說。而不求其文。雖一字不忘。無非記得許多空話耳。有何益處可言。余曰。顧不識文理。奈何。父曰。此亦易事。但取各書之批評觀之。即能了然於起伏呼應之理。縱橫正反之奇。雖以通之於其他文章可也。奚止小說而已。余從之。於是閱書之外。始兼涉批評。初尚苦悶。久則漸覺醇然之味。以漸而生。自此始知小說之有批評。實爲研究文理之一大助力。雖所批評者。未必盡確。然自善讀者觀之。則

孫緯才新法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藥水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專醫花柳病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大藥房對面花柳病直接問接普通淋濁下疳橫痃等症秘方各埠函索即寄郵四分送

確與不確。皆爲研究之利器也。然所謂批評之功效者。非謂懸法爲文。文可以循法而爲也。夫循一定之法則以爲文。則文必呆板拙滯。無復生趣可言。更何從得好文邪。第謂既有批評。則可以懂得文理。文理。印證於腦中。神而明之。會而通之。其於行文也。必能得多少之裨益。此則可斷言耳。(未完)



個中人語

(續)

王理堂

從此以後。同夥們吃出甜頭。便肆行無忌的。做起這生活來。那搶掠和綁肉票的事。就不計其數。這姓溫的住處。是個很大的村莊。村中戶口總在二百家以上。倒也奇怪。從沒聽有過一人。來禁止他們的行動。我自知無用。每次趕到他們分錢。我總是跑得遠遠的。自覺擔個強盜聲名。只混他一碗熟飯吃。總還算一個好人。有一次晚間。我見綁一個幼年女人來。委實可憐不過。我又無力放他。只好躲得遠遠的。不聞不問。到次日早晨。聽他們言語之中。都說那幼婦的肉。白而細膩。是從來沒有過來的。我心裏想。他們莫非都好淫了那幼婦不成。又想。果然如此作孽。怎能不刀下死。劍下亡。可惜我勢力太孤。也無可如何。便在那天。又聽說已得了六百塊錢。把那幼婦放回去了。我因而起起既汚人身。又得人錢。這般傷天害理的事。一定是天老爺所不容的。我何苦夾在裏面。羊肉吃不着。反惹一身臊呢。從此害怕起來。便一心一意的想走。這件事過沒幾天。便聽得城裏軍隊。要下來勸我們。我愈加害怕

這次當兵。將到十個月。聽說又有了裁人的話。我算來算去。不問如何。一定又要在第一了。但是我敢對天盟誓。我這次如再被裁。情願餓成八截。也不能再當強盜。(完)

究竟是怎麼回事

楚逸

徐洪福自從進了國民小學校。因爲家計的關係。和他父親的使命。就在他家近旁的一個商店裏做學徒。店主原是極忠厚誠實。可是一字不識。往來帳目。全憑他周密的腦筋記憶。有時不免和顧主大起糾葛。結底別人家有帳。他却全無憑證。所以暗裏吃虧。非止一次。後來得了洪福做學徒。着實省了許多麻煩。洪福在學校裏成績原不錯。來往帳目。並那淺近簡單的信札。還都幹得了。因此大得店主的信用。過了三年。便給薪俸錢。洪福這時每月到有三四元貼補家用。每天九十點鐘。定要回家探望一次。這差不多是他規定的職務。一天也不間斷。

他的父母繼板帶爲業。生活雖苦。還過得下去。洪福十歲的時候。就給他領了個童養媳。和洪福同年。雖是貧苦出身。五官還生的端正。做事也來的伶俐。徐老夫婦兩口兒。都歡喜他像自己女兒一樣。他兩口兒常常說。現今的女孩子。像我家蘭兒這般人才。怕不易多得呢。

洪福今年十八歲了。蘭兒也成了人。他倆雖自幼耳鬢廝磨。差不多和兄妹一般。可是年齡大了。不知怎樣變做生疏了。小時候說話做事。都不避忌。這時外面却生刺刺的不大親熱。洪福晚間回來。照例要和家人談一回閒。說說不緊的話。蘭兒只羞怯怯的坐聽。從不把話接上。有時偷望洪福一眼。恰巧和洪福的視線對個正着。蘭兒這一羞。幾乎把個小圓臉兒縮進窩裏去。也許立刻借端跑開。故意和婆婆搭訕着閒話。有時洪福要找尋衣服了。或是有什麼衣服要縫補的時候。也不直接問蘭兒。都由他母親從

任主生先亞枕徐

本館一洋裝所載長已出全每册二十餘萬言布
面篇如涵秋之遠矚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執中
長篇如涵秋之遠矚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執中
讓塔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作而第
四集材料益豐富所有各種長篇無不完全
結東海材目共贊愛閱諸君起見特定每册價
一元二角茲因酬報之故將各集實價二元四角
價格凡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
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
後人買得統計一百萬言右絕妙辭好茶餘酒
得買一不猜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諒云便宜貨樂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種事蹟 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
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
精核方劉世說
楊四洲 雅好世說新語灑一擇近
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朝士大
夫爲開蓋得於洵洲者爲多
袁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
釋鄙吝曠然有絕塵出世之思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局代售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造爲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份)茲值發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琉璃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浙聲學社發行部

(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 錄目期三第 ●

北京何海嘯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建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蔗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一)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二)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鵝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製造紙飯
 辦事務所

每方尺
 一元
 泥金加倍
 加倍磨墨
 琉璃蠟箋加半
 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真楷錄分一概
 上海
 收件處

嚴潤例
 楹聯
 丈二尺十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一尺起算

每字一元
 四尺二元
 三尺一元
 二尺每字
 一尺以上每加一尺二元
 八尺六元
 七尺五元
 六尺三元
 五尺二元
 四尺一元
 三尺五角
 二尺二角
 一尺一角
 以上每加一尺二角

石路二馬路口裕和一言堂洋貨號
 號朱蕙堂先生
 北浙江路華興坊口門牌寄廬
 河南路如意里晉豐洋貨
 各大局莊

堂幅
 屏條
 名刺
 團扇
 橫幅

值與樓
 聯同
 每柄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發行所青華書局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
接踵因爲定潤格以公同好
檀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加倍 扇冊一洋 手卷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書屏另議 泥金
照調加倍 白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譚雜著	湖焚上	人印	乘	將得	集聲	天
聯蘭	蘭話	粵卷	●慈	本十	是嘯	先
語斷恨	日西	二	要	萬年	爲生	文
偶簡彈	記●遊	今目	言來	其精	介新	淵
錄一詞	卷記筆	文列	精新	介新	淵	淵
東	駕三	記古	下印	舊弟	一得	淵
雀	●恭	天	●厚	意	作	金
牌弄	夢說	涯憐	●厚	意	作	金
鴈翰	劇部	淪淪	吟卷	冊之	所	金
政餘	本	落談	集	茲	作	編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附

駭之資 舞蛇之戲 有燕於兩先生書見之海內 載林得其寸紙 尺縑珍逾拱璧 代定潤例如左

●堂幅 丈二尺八 每條五圓 六尺四圓 五尺三圓 四尺二圓 三圓 二圓 一圓 半圓 橫幅 丈二尺六圓 八尺四圓 六尺三圓 五尺二圓 四尺一圓 三圓 二圓 一圓 半圓 每幅同屏幅 冊頁 每件一圓 天嘯金

●屏幅 每面一圓 書眉 一圓 名刺 一圓 壽屏碑誌等書 潤例另議 如須聯 盤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箋加倍劣紙不書磨墨 一成

●執摺扇 每面一圓 書眉 一圓 名刺 一圓 壽屏碑誌等書 潤例另議 如須聯 盤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箋加倍劣紙不書磨墨 一成

●石潤例 金章每字三圓 石章每字一圓 字過大過小加減 餘件不議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海五十年前繁華景象凡五十萬
分爲六十回悉當時真確事實爲今老於治游者尚能指述其人也書中趙某係其
阮向借賴不得故舉其舊事以爲新上之云趙新華揮鉅金盡購華書而後得志而作
流傳亦有改頭換尾化名爲新華之華書而後得志而作此書外間罕有
然皆割絕文義不堪屬目識者恨之今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某抄書擬諸秦皇焚經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一月爲限

說他們結婚後。定要着落在二小姊身上。非得叫他爹補上一分厚禮不行。二小姊還在花轎之中。一聽此言。就破興而出。嚷得滿堂賓客。和上下衆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二小姊用手一拂。將蓋頭擲去。立在紅氍毹上。一手指定妙小姊。大罵道。阿呀。怪不得說你這人。不像阿姑的。從來說。娶妻娶人。沒有個娶妝奩的話。就拿妝奩講來。我知道你嫁來的時候。一古腦兒兩只小棺材般的板箱。裏邊裝的不過幾套施衣褲兒。講首飾。連一根銀簪子。還是你娘頭上拔下來的。也不曉得那個老爺太太們賞給他的。簪子上已經起了一層油膩。像這等嫁妝。也可以打發女兒。那麼。我們爹娘嫁我的東西。也說不上一個薄字。你就混罵起人來。也不想。你自己是什麼不得了的人家。虧你還有臉兒見人。你別當我是你們從前兩個媳婦一般。由得你攪弄身死。我便先通知你一聲。我們好便好。不好。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八十一

東越許廬父著

大家就排上一場。看誰的本領高。誰的勢分大。光欺我是新媳婦。白說幾句屁話。又算得什麼事兒。他這一番大罵。可算得痛快淋漓。刁鼻刻薄。妙小姊有生以來。簡直也沒受過人家這樣嚴厲的教訓。當時聽了這頓訓斥。不覺氣得目瞪口呆。半晌。沒做理會處。那許多旁聽的人。却一個個撫掌稱快。都說從今這雌虎。也有人來收伏他了。妙小姊氣鼓多時。定了定神。方才火性發。火星四射。他不及答話。立刻奔上前去。將二小姊一把扯住。口中不住連聲。只嚷着反了反了。我和你拚了罷。說時。便使一個圈子翻身勢。向二小姊直撲下去。意思要壓他倒地。便可使出他從前打丈夫的手法。硬欺他碰上幾百個頭。便不能送他的命。至少也和他阿翁那樣。弄得他一個頭破血流。他的身軀又大。氣力又足。若任常人。倒也不是他的對手。偏偏這位二小姊。雖然生得短小。却是精悍雄健。

本報徵稿

本報無論何種稿件。均可隨時寄到。本報不取分文。但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寄稿。如不願刊登。恕不退稿。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二二二二。本報徵稿。不取分文。但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寄稿。如不願刊登。恕不退稿。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二二二二。

領。原來不過如此。想我便打了你這老賊。也不到得槍斃的罪名。將來事完之後。我還是好好的。一個人咧。那時候。問你。能殺得出我的掌握呢。也是妙小姊惡貫已滿。日後該是落難的時期了。他本來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人。此時聽了二小姊一頓嗚呼。忽然心中一寒。胆子一縮。倒有點不得主意起來。又是許多親友們。做好做歹。大家苦苦調解。妙小姊也就得風轉舵。說要二小姊先朝他磕頭陪禮。方許拜堂。這要求可並不煩難。因為媳婦拜翁姑。這是名分之事。二小姊自然也要見風使帆。收斂這個場面。便對那調處的人說。情願以媳婦資格。先行參拜阿姑。這話。真說得玲瓏之至。衆人見這媳婦資格。風潮。竟是這樣輕易解決。大家倒反有點稀罕起來。其實一方面。是初次受侮。氣虛。但願有點面子。給他以下台。也並不真個涉訟。一方面是明曉阿姑難弄。若初次示弱。將來少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八十三

東越許廬父著

不得又要被他威屈。弄得性命不保。所以把牙關狠咬。先給他一個下馬威。事已得手。何必再延戰事。也樂得和平解決。於是兩方面居然聽了旁人解勸。二小姊真個先拜了翁姑。然後再行合登之禮。可是這場已壞。一切艸艸。簡直也不成個禮數的了。從此以後。二小姊益發看準妙小姊是一個外強中乾的無用之人。越發待他客氣。他便越要尋事。越是他反抗。他却越肯聽話。結婚以後。他便作出規矩。不朝翁姑。不做小菜。不替閑事。茶飯飲食。概責成妙小姊去做。做得不好。小則擲盆丟盆。辱罵罵。重則吞金服毒。悍狀百出。比到從前的妙小姊。還覺有文野之殊。動靜之別。可怪妙小姊這樣一個悍潑傲態的人。每逢見了二小姊的面。總是百依百順。一點也不敢倔強。從前他所施之於人的。如今竟顛倒一件件。一椿椿。自己去享受這等風味了。有人親眼瞧見。去年冬天。天氣很

他見妙小姊向上下攻。早就心有預備。不慌不忙。作了一個金雞獨立勢。屹然立定。不會動得分毫。此時堂上堂下衆人。都大聲喝采起來。遠遠的立着。看他們怎樣打法。也沒人敢去勸解一句。妙小姊一鼓作氣。已給三小姊破了陣勢。心中一嘆。早就再衰三竭。精力不繼。二小姊這才從從容容。施展出他的手法來。猛一翻身。將妙小姊推過一邊。推得妙小姊一個踉蹌。向前一撞。直撞到上面的供桌上。但聽得豁唧一聲。一陣子響。那桌上的錫燭台。銅香爐。和許多婚禮上所用的祭器祭品之類。都受了這一撞的影響。險些兒全跌下來。幸而兩旁有人。將妙小姊扶住。只跌下了一隻錫燭台。一隻大花瓶。一盆喜果。其餘的總算保全。剛剛那燭台跌下的時候。妙小姊的頭。正好撞在檯角上。錫台經過了他的頭部和背部。震得妙小姊虎口都分了開來。但聽他阿喲一聲。妙小姊頭上。已經淌出許多血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八十二

東越許廬父著

來。說時遲。那時快。妙小姊才在呼喊。衆人不解勸。滿堂大亂之際。早從人叢中跑進兩個人來。大叫有話好說。不要動手。這來者不是別人。却原來就是老胡和子誠。父子倆。正在樓上料理親事。得知這個信息。覺得一團拚命。便趕將來了。妙小姊一見二人。登時又把氣兒一壯。當即攔住老胡。大哭大鬧。說他不該弄了這等野蠻娘來。欺侮人家。又把子誠連敲了兩下耳光。說他不該制服老婆。縱容他胡行不法。竟敢打起滴滴親親的阿姑來。可憐老胡父子。還在那裏發怔。更不曉得怎麼會鬧出這等怪劇來。受了打罵。還在那裏發怔。妙小姊的第二步政策。不用說。自然要提起訴訟了。原來二小姊未作媳婦。先打阿姑。自然胸中也有了他的成竹。那裏還去怕什麼官司不官司。一聽他們說起這話。他就仰着頭兒。呼呼的笑了一陣。又發出一陣尖厲的笑聲。說道。好呀。你的本

冷。妙小姊只穿着一件破舊棉衣。忍忍縮縮的。在天井內洗菜。晒衣。二小姊却陪着男人。和幾個女友們。在樓上打麻雀。嘻嘻哈哈。無所不至。還把妙小姊呼來叱去。當作僕婦一般看待。妙小姊奔走往來。承攬伺候。那裏敢放一個屁兒。也有有人看不過去。對二小姊說。算姑年紀老了。還該寬待一點。別教他過分操勞。回來弄點毛病出來。也是你們的名譽有損。二小姊聽了。把頭搖得像風吹。楊柳一般。冷冷的笑道。再也休提。這等賤骨頭。賊婆子。只配受苦受難的。他才心悅誠服。身上的毛病也沒有了。若是稍稍寬假一點。他就得步步進步。爬到人家頭上去。而且身子也不清。不是嚷頭疼。便是喊身熱。一天到晚。還只給他請醫服藥。問卜求神。別的事情。却休想做了。你瞧。他這樣子受寒冒冷。辛辛苦苦的。外面雖然難堪。他的心身。可爽快得狠咧。他說這話的時候。妙小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八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姊還立在一邊。親耳聽得明白。也只陪着笑臉兒。還說什麼自己做慣了。倒真個不覺其苦呢。你們請想。這等人的骨頭。多賤多輕。從前好好的。一對媳婦。都死在他的手裏。如今碰着了這樣一對寶貴。一個是獨來獨往。不把他放在眼中。一個是獨斷獨行。這把他當作牛馬。他偏仗伏貼。安安靜靜起來。這不是天道昭彰。報應不爽麼。仰頭說到這裏。我們都拍手稱快起來。只有人笑道。妙小姊果然可惡。如今聽了他那位賢媳的政策。我倒又要替他抱不平來了。我笑道。我們都是旁人。自然該說公道話。阿婆很毒。我們就該替媳婦們不平。媳婦作道。我們也得替阿婆不平。這也是一定之理。但想天道好還。善惡有報。據理論說。這總不過是一種循環作用。妙小姊今日之所受。安知不是昔日所播的種子。二小姊今日之所施。又安知將來不再復報於他人。欲知後。驗諸前。聖八所謂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裝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玉梨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雙記

是書原名打鴿子
為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與友
天情君逐章加評尤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
諸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雪鴻淚史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
有自來情小說中第一
心不為情作凡情過
不喜不悲不哭不笑
用五字不盡其妙
止二百餘字而一
是書價值可與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十六名家文選

此書選錄古今名家
文字多六十字自
安富得六字古今
之體奇世所罕
不之體奇世所罕
遊之體奇世所罕
無之體奇世所罕
發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中國偵探談
偵探之七君生不先生作坊
案前萬一乞面人國中譯間
之尤所將現手偵以國東西
軌者言行其本探偵集行之
範所鈎世最書篇發實偵從
亦為之玄近局款發驗小未
可篇隱所又為驗之說有
小名愈著再小以情者自
說中出者再小以情者自
定價觀國愈全商界社事
七偵奇書中國請別會天
角作探較共偵開莫情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電話六六四

野鶴劇事拉雜記(七)

●野鶴劇事拉雜記(七) 李源洲
台幕掀起。硃砂痣上場了。王桂斌的鬚生。
本是中路角。今天第一句唱。(今夜晚。前
後庭。燈光明亮。)就得了個滿頭好。我們
來。掉過去。全憑有嘴真。可稱絕。
戲本
光緒末年。滿人編文。衡文吾皖。相傳其胸
中貯墨至微。文之高下。難乎其以玉尺量也
。是以取中牛童。乃有別開生面之一法。其
法。以舊書所載之卷為其。更於卷中難抽
數十本。露而合之。環攤於案。焚香拜禮。訖
。即摘所御真煙。從中紐轉之。視其嚙落
至何卷之前。即以何卷入。如此反覆行之
。以足額為止。此種風傳。當時殆流遍八皖
矣。有鳳凰生員。製聯嘲之曰。爾小生論命
不論文。碰。俺老翁用手不用眼。抽。又和
州某生員。亦有一聯。就眼鏡為題。而分嵌
綿文二字於中曰。老翁綿太多。視不清。看
不明。空剩無精眼鏡。衡文文倒運。翻過
來。掉過去。全憑有嘴真。可稱絕。
野鶴劇事拉雜記(七) 李源洲
台幕掀起。硃砂痣上場了。王桂斌的鬚生。
本是中路角。今天第一句唱。(今夜晚。前
後庭。燈光明亮。)就得了個滿頭好。我們
來。掉過去。全憑有嘴真。可稱絕。

吃飯這人。齊聲說道。不壞呀。這角。是
瀟湘約的麼。最好哇。張一言。李一語。大
家品評。我仍看我戲。丫環報道。花轎到。
(搭。堂來)堂燈。待你老爺。親自觀看。
一個叫頭。喊起。借燈光一大段三眼。字
如珠滾盤。一絲不苟。真是賣力氣。王菊仙
青衣。(容裏)二字。聲音嬌脆。一段慢三眼
。音韻悠揚。微至。一氣呵成。台下之歡聲
。振動屋樑。總算給我作臉面。倘若一個唱不
好。我有多們含羞。還不人人說。看看李瀟湘
。他的這角。簡直是滿台放屁呢。人嘴兩張
。好壞隨便說。這是中國人。普通的毛病。而
且北京。較他壞。更是討厭的。我一聽。人
家說好。總是我的光彩。我也不客氣。反到
多叫了幾聲好。亂拍了一拍掌。第三場。鬚
生一段元板。尤為要好。本來他是處女。氣
力非常之大。嗩嗩做亮。喊出音韻來。沉穩
極了。及(他)二人。進門來雙雙跪倒。字音
純正。毫不荒唐。青衫道白。(大老爺。
前贈一百兩銀子不要。又贈一百兩銀子。他
這病就好了)。鬚生。聞此作出驚異之態。
好似很奇的事。菊仙作戲。最為體貼。此時
並代一種觀之。大娘子。你也坐下。
更為難堪。實在是珠聯璧合了。本來菊仙。
生來粉琢玉成的面孔。確有安琪西子之美。
秋波閃閃。光亮有情。唱此苦情之戲。的是
難能可貴的。我贈他為王蘭仙子的雅號。北
京消閑錄。日知小報。小春秋。亞細亞。餘
各報上。投稿家。捧角家。都贊成。我贈他
此號。名符其實。足見他是個。不可多得
角兒了。就是蘇蘭芳。保榮彩。也未必有
他這們圓滿的。再說他。若有一絲不好。我
也決不約他。走進堂會。這齣戲。唱個到

頭紅。最算得個。美滿結果了。
●旅粵瑣談
六年五月。粵有農事展覽會。假農事試驗場
為會場。場址甚廣。奇卉異木。蔥蔚成林。
其展覽室隨農事之需要。別為數部。或穀豆
。或蠶繭。暨其他植物。均用標本說明。而
某君之雞卵分析標本。尤為精細。展覽期三日
。都人士空巷往觀。大有山陰道上之概。
七月。教育界發起教育成績展覽會。假師範
學校為會址。大門用翠柏生花。紫綵教育大會
四字。內分東西兩館。東館首段。為食品版
賣部。由學生團司其事。次為商務印書館。次
中華書局陳列所。分門別類。部署周詳。次
童子軍。次陳列室。次辦公室。木棍鑲氣
槍之屬。雜陳几案。繁瑣如貫珠。折而上樓
。本省各校之成績品在焉。迴廊曲室。不下
數十間。每間設有招待員數人。顧繡及絲織
品。推公益女校為冠。如團扇之花鳥。屏對
之人物。皆栩栩如生。風人新社之圖畫鉛照
。亦活潑潑地。時有謗議者。社中人立時面
繪。以證非偽。次則列寶某校之竹器。瓊
東中學之磁器。第一工校之木器。亦頗具匠
心。西館為高師及各高小國民學校之成績品
。中分國文。物理。手工。地理。歷史。礦
學。地質學。氣學。力學。美術學。商品學
等部。每部亦有專員。以備游人質問疑義。
此外如學生演講劇團。女校柔術體操。及拳
術。唱歌等。五花八門。足極視聽之娛。亦
盛事也。



藝林

淞波集

聽潮生

憔悴青衫強自支。紅樓一夢惜情痴。三春煙雨五更夢。十載風塵八句詩。故園河山悲落日。春江花月正當時。年來豪氣銷磨盡。畫個頭顱知是誰。

▲春日紀游
杜鵑催我作春游。山色湖光眼底收。兩岸桃花紅點水。一帆煙雨綠遮愁。

▲漁舟竹枝詞
不走山頭走水涯。春風波軟短篷斜。疏楊點水驚魚夢。閑煞漁姑捉柳花。

▲龍華
策馬到龍華。浮屠影欲斜。春風如有約。開遍野桃花。

▲懷舊
萬斛閒愁酒不澆。詩心贏得夢魂銷。二分明月揚州路。十里春風舊板橋。胡地胡天歌一曲。江南江北柳千條。錦囊應有風懷句。好向花間唱寂寥。

野乘

日壓花梢。月光已上。始見秀清徐徐而來。一路嘆息不已。宜嬌曉妝甫畢。蛾眉淡掃。鴉髻低蟠。加以劍影珠光。芬芳蘭麝。真是宜噴宜喜春風面。傾國傾城絕世姿。秀清纖纖進門。便迎著笑問曰。你先要飲葡萄酒。我一時高興。親製幾樣小菜。候你同宮同飲。為何去之許久。我欲令人請你。又恐西院笑我為醋娘子。

秀清見宜嬌嬌媚丰致。宛轉嬌喉。不覺笑拂其手。并肩坐下。宜嬌即令四喜在碧紗櫥內取出芥菜。在游廊深處列座。恰好對著花梢明月。因笑謂秀清曰。我想一年之內。能遇幾個良宵。王爺臨這月亮兒。一輪正滿。皎皎流輝。豈可辜負耶。

秀清不覺忘懷。對明月美人。開懷暢飲。四喜在旁斟酒。約略十餘盃。玉山已頹倒矣。宜嬌笑曰。今日酒量。如何不濟。秀清含糊應曰。我醉欲眠。宜嬌親來扶掖。甫到床邊。即倒身臥下。須臾鼾聲大作。竟入黑甜鄉矣。

宜嬌掩好宮門。揭開羅帳。呼之不應。推之不動。便輕輕解其衣襟。忽從衣內落下一紙小柬。取向燈前視之。是一闕減字浣溪紗詞。因低低誦曰。

莫將心事訴東風。青鳥傳書路未通。憐他落花流水殘紅。夢魂歸去也。人間何處覓巫峯。素娥深閉廣寒宮。下又有四句云。天終莫補。海豈能填。女媧精衛。此恨綿綿。又署絕筆二字。

宜嬌認識善祥字跡。暗恨曰。這妮子慣作假惺惺。平素談話。高抬自己。藐視他人。今竟傳書遞簡。學那雙文。紅娘。自然是

筆劄

鵲兒無雙。又想前進宮祝壽。錢嬪獨往迎祥院。莫非先為秀清通消息。不然。詞中何以有青鳥傳書路未通之句也。

恨軒瑣聞

同治間廣東有林俊卿者。名諸生也。少即富有文譽。然屢試弗售。僅青其衿。乃棄之而設帳糊口。間賣文為活。於是潛心百藝。拳術一門。尤得精奧。有暇輒就拳師研究技擊。久之遂獲少林真傳。然未嘗一自炫也。不知者。見其舉止嫺雅。直一弱書生耳。某日偶入城。經西門。忽有旗人挑水奔其後。擁林身。水盡瀉。污其衣。林初未與較。擁林者。猶大聲咆哮。謂見人挑物而不避。致吾覆水。白受一場辛苦。汝真狗眼不識泰山。不但不足洩吾憤也。遂以扁擔向之迎頭痛擊。西門以內。旗人勢力絕大。漢人無敢上前排解。旗兵又齊聲喝打。人皆為林危矣。而林毫無懼色。乘勢奪其扁擔曰。爾挑物不慎。污我衣。已屬罪之極。猶洩洩欲毆人。一何可笑。須知吾非有後眼。爾又不呼人避。吾何從避。爾盡歸休。毋逞強惡。致觸乃公怒也。旗人大悲。急欲奪回扁擔。拚命糾纏。林以兩指夾扁擔。舉手伸之。成一字形。曰。爾試扳其尾端。若能取回則取之。否則勿想與余鬪。旗人極力扳之不動。即舉水桶擲其首。林揚高扁擔飛擊其背。始負痛而走。有慕其術拜乞收為弟子。林笑而謝之。或勸其改考武科。圖富貴。亦不顧。某年大疫。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發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往來既熟。按每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日增刊。附贈。零售。而設凡介紹親友。定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五十份以上。送報四份。一百份以上。送報八份。二百份以上。送報十六份。三百份以上。送報三十二份。五百份以上。送報六十四份。一千份以上。送報一百二十份。以上各埠。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日增刊。附贈。零售。而設凡介紹親友。定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五十份以上。送報四份。一百份以上。送報八份。二百份以上。送報十六份。三百份以上。送報三十二份。五百份以上。送報六十四份。一千份以上。送報一百二十份。

浪子敗家記

孫季康

我鄉有鄭仁芳者。浪子也。乃父為孝廉。頗饒聲勢。家道亦稱小康。八口之家。衣食無慮。顧乃父為人。雖非陰險刻毒之流。倨傲之氣。常溢眉際。殊有大江南北。唯我獨尊之概。生財之道。尤必鋪張不滿。唯求我肥而人不窮。鄉鄰憚其勢。固敢與較。以是數年之中。積資遂與鉅萬。財富學裕。名益大噪。鄉民之怯懦者。側目而視。而渠性固淫穢。爾時名滿。故智復萌。終日馳騁南風高柳。雙飛雙宿。人間樂趣。盡於此矣。大

婦固名門女。不敢涉半詞。詎知未及數年。竟以精力交瘁。患疾而卒。渠本有二子。長名仁芳。次名雪芳。均係齠髫童子。衣食需人。其母以無父孤兒。愛護彌篤。唯仁芳性伶俐。益得慈母歡。家居終日。常倚母膝。雪芳則朝出晚回。讀書於市後之小學校中。烏知愛子害子。千古名言。仁芳年近弱冠。尚不能辨一斗大之字。而於陶情博奕之事。却已漸入門徑。前擁後簇。浪游無倦。過家門。閉目疾趨。大有乃父晚年之餘風。其母雖時加箴責。繼以涕零。而仁芳漠如。如是者數月。仁芳益縱情狂游。肆無忌憚。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雞骨盈把。憔悴無人形。其母大急。乃邀其丈人至。懇加訓教。丈人姓張。名壽也。仁芳雖未娶。畏岳逾於父。岳命去。祇得隨之行。至岳家後。初似啟蒙。童子。日誦三行。未及半載。故態復作。丈人雖責其不進。終不能改。半子不能上進。祇歎愛女之命薄而已。其後丈人以肺疾卒。仁芳遂如釋重負。逃回故鄉。脅肩諂笑之徒。又復趨之若鶩。千金一擲。絕無顧惜。其母泣曰。爾父取之盡錙銖。爾乃用之如泥沙。爾有幼子。若任爾恣意揮霍。他日家產盡。為母者何能安恬於心哉。乃速親族至。議為娶婦。冀得返悟。並正式為二子析產。仁芳以急欲脫離管束。故亦樂從之。鉅金入握。乃更神智昏。益巧計百出。誘其入彀。仁芳無不樂從。初羨宦海風味。求至某鄉為督吏。遍懇諸友。盡力謀運。至後耗金萬餘。依然無望。更變換方針。懸壺於海上之白克路。規模宏敞。望之巍然。鄉鄰聞之者。咸嗤然笑。數月之間。糜費不貲。而問津者無一人焉。後有一人入。竟殺之。

醫話

鎮海劉某。有奇病。自幼即畏見橋。愈高則畏也愈甚。出必以人隨。遇橋則扶挾以過。一日。往謁其岳王氏。途中須經大兩橋。以事急不及待人。遂冒險自去。先抵小橋。閉目定神。摸索而過。兩足已疲軟。殆不復能行。已而至大橋。劉却立道周。心悸魂飛。見有女子浣河畔。因哀喚求助。女子以為侮。破口辱罵。劉竟無以自辯。亦趨事也。劉年五十餘。有頑童扶以過橋。抵橋則舍之而去。劉大號。身疲體顫。若不自勝。歸而得咯血疾。從此臥床三年而死。

四海奇病誌

醫隱盧主孫緯才著

諧海

各一良言。在翰時。見有飲煤油者。晨午晚。此與鴉片煙癮相仿。而尤見奇特。